

REN DE
YANSHEN

MEIJIE TONGLUN



人的延伸

——媒介通论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
何道宽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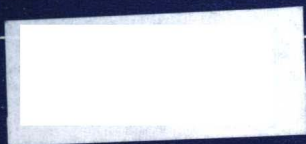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

人的延伸

——媒介通论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

何道宽 译



(川)新登字001号

责任编辑：李 薇 杨 萍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杨 潮

人的延伸——媒介通论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

何道宽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14.25 字数282千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1602-6/C·153

印数：1—2,000册

定价：6.40元

中译本序

马歇尔·麦克卢汉 (M·McLuhan, 1911—1980) 是西方传播学巨匠。本书是他的成名作 (1964年)。它的问世犹如一场大地震, 在整个西方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冲击波和余震。难怪有人称麦氏是“继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

我说《人的延伸》是大地震有两层意思: 一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教书匠 (他教英美文学) 突然成了新思想新学科的巨人, 成了跨学科的奇才; 二是他的学说成了最有争议的学说。

我说它是余震也有两层含义: 一是它至今震撼着西方; 二是它20多年后传入中国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麦氏的奇异思想有四条:

一、地球已成为一个小小的“环球村”。这个词语已成为几十亿人的口碑——虽然绝大多数人对其深刻内涵不甚了了。

二、“媒介即讯息”。一般人认为媒介仅仅是形式，仅仅是信息、知识、内容的载体，它是空洞的、消极的、静态的。可是麦氏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是积极的、能动的、对讯息有重大的影响，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

三、“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与人的关系是相对独立的，反过来对于人的感知有强烈的影响。不同的媒介对不同的感官起作用。书面媒介影响视觉，使人的感知成线状结构；视听媒介影响触觉，使人的感知成三维结构。

四、“冷媒介和热媒介”。低清晰度的媒介（如手稿、电话、电视、口语）叫“冷”媒介。因为它们的清晰度低，所以它们要求人深刻参与、深度卷入。因为它们的清晰度低，所以它们为受众填补其中缺失的、模糊的信息提供了机会，留下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调动了人们再创造的能动性。反之，高清晰度的媒介叫“热”媒介，拼音文字、印刷品、广播、电影等等就是这样的热媒介。由于它们给受众提供了充分而清晰的信息，所以受众被剥夺了深刻参与的机会，被剥夺了再创造的用武之地。

即以他的第一点思想为例，足以说明麦氏思想之博大精深。他说，今日之世界已成为一个“环球村”，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如今，有不少人言必称“天下真小”，“天下越变越小”。可是天下为何会小？日益缩小的天下对人又有何影响呢？且看麦氏的观点，

1. 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地球上的重大事件借助电子传媒已实现了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不复存在。整个地球在时空范围内已缩小为弹丸之地。

2. 电子媒介的同步化性质，使人类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的小社区。

3. 人类从远古至今日经历了一个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游徙不定、采猎为生的洪荒时代，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整体的、直观的把握，人的技艺是全面、多样发展的。那时的人既不会分析事物，也不会只专精一门；用麦氏的话说，那时的人是整体的人，是部落人，而不是被分割肢解的、专干一门的人。由于劳动分工的出现和拼音文字的发明，人学会了分析，同时也使自己成为被分裂切割的、残缺不全的非部落人。机械印刷术和工业化则把人推向了非部落化的极端。电子时代来临之后，人再不能只专精一门，人的感知系统不再只偏重视觉；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再只偏重视觉、文字和线性结构——总之一句话，人不再是分裂切割、残缺不全的人。这就是更高层次上的重新部落化过程。

该书分两部。第一部是理论篇，展开论述了上述四种观点。第二部是应用篇，以第一部的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从古到今的26种媒介。

从宏观的视角看，作者仿佛是凌驾于“环球村”之上的星外来客，所以他能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地视通万里，跨越古今。他又仿佛是一位精通地球人生活一切层面的太空人，

所以从微观的角度说，他能在人类广阔的学科领域中自由驰骋。请看他对一切学问如数家珍、广征博引、信手挥洒皆能成理的本事！

由于他是一位立体型的学者，所以他在涉足的一切学科领域中都能保持超脱的距离和独特的切入角度。正所谓旁观者清。他对媒介的分析常给人一种清新、震撼的感觉。他常能言他人所不能言，见他人所不能见。

麦氏的精髓思想之一，是从一个奇特的角度将人的延伸（即媒介）一分为二：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其余一切媒介（尤其是机械媒介）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中枢神经系统把人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电子媒介亦然。所以电子时代的人再不是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人。人类大家庭再不是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大家庭。电子时代的人要用中枢神经系统和一切感官去拥抱世界。电子时代的人类再不能过小国寡民的生活，而必须密切交往。与此相反，机械媒介（尤其是线性结构的印刷品）使人专精一门、偏重视觉，使人用分析切割的方法去认识世界，所以在过去的机械时代里，人是被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畸形人。

只偏重视觉的、机械性的、专门化的谷登堡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重逻辑思维、线性思维的人再也行不通了！电子时代的人应该是感知整合的人，应该是整体思维的人，应该是整体把握世界的人。电子时代的人是“信息采集人”。

在我看来，麦克卢汉的“中枢神经系统”，类似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类似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不过，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偏重进化和生物遗传，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强调神话的结构，而麦克卢汉的“中枢神经系统”却是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外化的电子媒介。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家，都可以从《人的延伸》中找到奇特的参照系。仅以他对艺术的评价而言，就有不少惊人之语。他批评文艺复兴时的透视法是线性结构的产物。他认为苏拉的点画法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他认为漫画是冷媒介，电视受漫画的影响。这些观点颇为新奇。

由于他研究的媒介涉及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层面——衣食住行、机械电力、语言文字、娱乐游戏、科学技术、艺术世界，所以，本书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读者都不乏教益和启示价值。

本书的英文版编辑初读书稿时十分震惊，而且对它的前途表示担心。他说：“你的材料有75%是新的。一本成功的书不能冒险去容纳10%以上的新材料。”历史业已证明，这一担心错了。这本书在西方已成为传播学的经典，它对人们认识媒介、历史和文化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相信，中译本的问世也能逐渐发挥它的威力。

毋庸讳言，麦氏对作为人造客体的媒介的渗透力和能动性的强调，似有偏激之处。许多人对“媒介即信息”的命题也有保留。然而，功不可没、偏不概全。他的一些思想确有振聋发聩、独辟蹊径之处。他对传播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确实作出了名垂史册的贡献。

本书对一般读者，的确是一块硬骨头、一场挑战。知识

精英、莘莘学子，都面临着拓宽视野、立体发展的新任务。
我们应该勇敢迎接这一挑战。

何 道 宽

1988年2月

第 二 版 序

帕尔^①提到，他曾经问过一位年轻的朋友：“你们孩子家为什么用‘冷’（cool）这个词去表示‘热’（hot）的意思？”这位朋友答曰：“因为你们老辈人在我们出世之前就把‘热’字用完了。”此话不错，“冷”字现在常被用来表示一向用“热”字传达的意思。过去所谓的“热烈”争论，指的是人们深深卷入的争论。相反，所谓“冷静的态度”一向指的是：争辩人抱着超然物外的客观态度和不大关心的无所谓心理。在过去的岁月里，disinterested（廉洁无私）这个词含有公正无私的高尚品性。突然之间，它孳生出了“与我无关”的新义。由于这些观点的深刻变化，“热”这个字眼同样也不大使用了。但是，俚语中使用的“冷”字，除了表示“热”的原有意思之外，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的意思。它

^①帕尔（Jack Parr）——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

表示承担义务、亲身参与，使人的一切官能都卷入其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自动化是冷的，而专业分化的或分解割裂的老式的机械“工作”却是“因循守旧的”。“因循守旧的”人和“因袭旧规的”情景之所以不“冷”，那是因为在这些人身上和这些情景中很少表现出人的官能深深卷入的习惯。现在的年轻人说：“幽默不冷。”他们最喜爱开的玩笑证明了这一点。他们问：“什么紫色的东西会嗡嗡响？”回答是：“一根电线做的葡萄藤。”“它为什么会嗡嗡响？”回答是：“因为它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话。”幽默之所以不“冷”，大概是由于它使我们因故而发笑，而不是让我们深深卷入其间。“冷”玩笑和“冷”电影一样，都没有情节。伯格曼和费利尼执导的影片对观众介入的要求，比一般的故事片要高得多。故事情节包含一系列事件，颇像音乐中的旋律。旋律，即所谓“环形路”，是一种不间断的、连接的、重复的结构。东方艺术中不运用这种结构。禅宗的艺术和诗歌凭借间歇的方式使人卷入其间，而不是凭借连接的方式；按视觉形象来组织的西方世界却采用连接的方式。在东方艺术中，观赏人自己就成了艺术家，因为他必须靠自己去提供一切使艺术连成一体细节。

第二章“热媒介和冷媒介”使许多评论本书的学者堕入五里雾中。他们未能认清，人们的观念正在发生巨大的结构变化。俚语是正在变化的感知结构的直接指数。俚语不以理论为基础，而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研究媒介的专家把俚语当做变化中的感知的指南，因而他重视俚语；不仅如此，他还

认为媒介可以使人产生新的感知习惯,所以他才去研究媒介。

第一章“媒介即信息”大概可以靠指出以下事实来阐明: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哈佛洛克(Erick Havelock)在其宏著《柏拉图导论》(哈佛大学1963年版)中,就希腊人的口头文化和书面文化进行了对比研究。到柏拉图时代,文字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环境,新环境开始了使人脱离部落式习惯的过程。在此之前,希腊人的成长受益于部落式的百科全书(tribal encyclopedia)这样一种过程。他们将诗人吟诵的诗歌铭记在心。诗人们为一切生活事件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性智慧——《安·兰德斯诗集》即为一例。非部落化的、富有个性的人出现之后,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教育。柏拉图为读书识字的人制定了这样一种新型的计划。该计划的基础是他提出的理念(Ideas)。借助拼音字母表,分类智慧接过了荷马和赫希俄德^①的操作性 and 部落式百科全书。自那时起,资料分类式教育一直是西方的教育计划。

然而,到了今天的电子时代,资料分类让位于模式识别。模式识别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关键术语。当资料倏忽变化之时,资料的分类必然是太支离破碎了。为了对付在典型的“信息超负荷”情况下以电讯速度变化的资料,人们求助于研究外形轮廓,正像爱伦·坡^②在《大漩涡》中所描写

^①赫希俄德(Hesiod)——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

^②爱伦·坡(Edgar Allen Poe, 1809—1849)——美国小说家、诗人、记者。

的水手。学生中途辍学这种情况的恶果才刚刚开始。今天的年轻学生，是在电器塑造的环境中长大的。这不是一个轮子的世界，而是一个电路的世界；不是一个分割肢解的世界，而是一个整合模式的世界。今天学生的生活，既富有幻想也有其深度。但是，他们在学校里的学习环境，是靠分类的信息组织起来的。课程之间没有联系。课程是根据一个蓝图构想出来的。学生无法参与课程的构想，也不能发现教育的场景与“神秘”的世界如何联系，这是一个电子加工资料 and 经验的“神秘”世界，学生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世界。正如一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经理所说：“我的孩子与他们的祖父母进小学时相比，已经生活了几辈子。”

用电子时代的话来说，“媒介即信息”的意思是，一种全新的环境创造出来了。这一新环境的“内容”，是工业时代陈旧的机械化环境。这一新环境对旧环境进行彻底的再加工，正像电视对电影正在进行彻底的再加工一样。因为电视的“内容”是电影。电视是外部环境，难以为人觉察，在这一点上它与一切环境无异。我们所能觉察的，只是其内容，即原有的环境。机器生产兴起之时，它逐渐创造了一种新的环境，其内容是农业生活和工艺技术原有的环境。这一陈旧的环境被新的机器环境提升为一种艺术形式。机器使自然转化成一种人为的艺术形式。人第一次把造化看成是审美价值和精神价值的源泉。人们惊叹，过去若干时代的人，为何对造化即艺术的世界竟毫无觉察。每一种新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这一新环境本身常常被视为是腐朽堕落的。但是，新环

境能使在此之前的旧环境转变为一种人为的艺术形式。文字刚发明时，柏拉图把先前的口头对话转变为一种人为的艺术形式。印刷术诞生时，中世纪变成一种人为的艺术形式。“伊丽莎白女王时代^①的世界观”是对中世纪的一种看法。工业时代又将中世纪转变成一种人工艺术形式，这一转变反映在伯克哈特的作品中。吉第昂(Siegfried Giedion)反过来又告诉我们如何将整个机械化的过程看成是一种人为的艺术进程(参见《机械化挂帅》，牛津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

我们激增的技术创造了一整套新环境，所以人们意识到人工技术是“抗环境”、“反环境”的东西，人工技术给我们提供了感知环境本身的媒介。正如霍尔^②在《无声的语言》中说明的那样，人们从未意识到环境系统(或曰文化)的基本规律。今天，各种技术及其后续的环境一个紧接着一个很快发生，所以一种环境才使人觉察到紧随其后的新环境。技术使我们意识到它的心理和社会后果。在这一点上，技术开始发挥艺术的功能。

作为人工技艺的“反环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一种训练感知和判断的手段。把它们作为消费品而不是作为训练感知的手段，和任何时候一样，都是荒唐的、势利眼的。媒介研究立即开启了感知的大门。正是在这儿，年轻人可以做高层次的研究工作。老师只须请学生列出一个详尽无

①指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代，相当于莎士比亚时代，即文艺复兴时代。

②霍尔(Edward T·Hall)——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文化学家。

《无声的语言》已由三联书店出版，笔者的中译本。

遗的清单。任何一个儿童都可以就电话、电台或汽车如何影响其朋友的生活和工作，并如何影响社会的情况，开列出一个目录。媒介所具有的影响的详尽无遗的清单，开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知觉渠道和调查渠道。

受雇于费城市镇规划局的贝肯发现，在改造城市形象上，学童可以成为非常宝贵的研究人员和同事。我们正在进入的新型教育时代里，程序设计是在进行发现，而不是在进行传授。正如输入的媒介在增加一样，对洞察力和模式识别力的需求也在增加。几年前，芝加哥附近的西部电器公司做了一个有名的试验，叫霍桑试验，结果有点神秘难解：无论工人的工作条件怎么变化，他们都干得更多更好；无论暖气、照明和闲暇时间的安排是否令人愉快，结果都是产量上升、产品质量提高。试验者得出沮丧的结论：测试歪曲了证据。可他们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当工人得到许可，把自己的精力和学习与发现结合起来时，由此而增加的效率是惊人的。

前面曾经提及，学生辍学的形势还要更加恶化，因为学生参与学习过程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一情况与“文化上吃亏的儿童”这个问题也有关系。这样的儿童不光是存在于贫民窟中，而且在郊区上层家庭中也日益增多。文化上吃亏的儿童是看电视的儿童。因为电视提供的新环境不大重视视觉、高度重视卷入，这就使儿童适应原有的教育机构十分困难。唯一的文化回应策略，是提高电视形象的视觉水平，使年轻的学生能享受到教室和课程原有的那种视觉世界。这是

值得一试的权宜之计。然而，电视只不过是瞬息电路组成的电子环境的一个成分，这一环境接替了轮子和螺丝的旧世界。我们要用一切手段，使我们现存教育机构这一支离破碎的视觉世界顺利轻松地完成转折，否则我们就是傻瓜。

存在哲学和荒诞戏剧表现反环境，这种反环境指明，新的电子环境中存在巨大的压力。萨特以及贝克特^①和米勒^②明确宣示，蓝图、分类资料和“就业”都不是出路。连“逃避”和“代理生存”（Vicarious Living）这两个字眼都在电子卷入的新场面中衰亡了。电视工程师已开始探索电视形象与盲文相似的性质，把电视形象印射到盲人的皮肤上，借以使盲人“看见”电视。我们需要用这样的方法使用一切媒介，使自己能看见置身其中的环境。

第一章有几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台词，是我心血来潮，略作修改之后，用来暗指电视的。而有些评论家却想象，这是我无意之间的误引。

技艺术预见超过一代人的未来社会和技术发展，这一点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在本世纪里，庞德^③将艺术家称为“人类的触须”。作为雷达的技术行使“早期预警系统”的功能，使我们能提前很多时间发现社会的和心理的目标，以便能作好准备去对付它们。认为人工技艺能用来预见未来的这个观

① 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 ）——爱尔兰剧作家、小说家、诗人，长住英法意诸国，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② 米勒（Arther Miller, 1915— ）——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曾访问中国。

③ 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美国诗人、评论家。

点，与人工技艺是纯自我表现的观点适成对照。如果人工技艺是一种“早期预警系统”——姑用二次大战中雷达刚问世时的术语吧，人工技艺就不只是与媒介研究有极大的联系，而且与媒介控制的开发有极大的关联。

雷达问世时，人们发现有必要淘汰先前保卫城市的气球系统。因为气球影响新雷达信息的电讯反馈。我们现行的许多学校的课程设置，可能将证明就是这样的情况，一般技艺的情况不用说更是如此。我们只能利用技艺中的一些成分，它们能提高我们对技术的感受能力，对技术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的感受能力。作为雷达环境的技艺发挥着必不可少的感知训练功能，而不是扮演精英阶层美味佳肴的角色。作为雷达反馈机制的技艺提供了动态的和变化的整体形象，然而技艺的目的也许并不在使我们变化，而是在向持久目标前进时保持平稳的进程，即使在造成最大震荡的革新中也要保持最平稳的进程。我们已经发现，要像改进技术那样经常改变我们的目标，是没有好处的。